

溫州府圖書館

禮記卷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一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釋文奉本亦作捧芳勇反



鄭氏曰高下之節孔氏曰凡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下三分之一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之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

恆著深衣此明尋常提奉益可知也愚謂疏以此為尋常提奉之法是也而謂深衣之帶與朝服等之帶高下不同則未然人長八尺頭長一宣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自肩以下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帶下四尺五寸則肩之下二尺一寸三分寸之二帶之所在也衣之度二尺有二寸帶正當其下際則於束衣不固故喪服記云衣帶下尺衣當帶下之處別以一尺續之然後可以束帶而固衣也由此言之朝祭之帶與深衣之帶其高下並同而不在心上亦明矣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釋文上時掌反綏依註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

鄭氏曰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孔氏曰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

故謂心為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臣為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凡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故鄭云此衡謂與心平也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為奉器與心齊平也為士提之又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也愚謂執猶奉也上謂尋常奉物故不分尊卑皆與心齊此謂行禮之時為其君執物故分別尊卑以為高下也論語孔子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此國君平衡之法當心者也由是推之則上衡高於心綏之下於心可見矣士則提之者謂當帶與提物同也○馬氏晞孟曰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為吉凶之所召以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則夫見於奉持操執行走屈伸之際者其可忽乎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孔氏曰主亦君也禮

尊卑垂悅是也主君也佩倚者身直則佩倚附於身也此又言與君相授受之法君佩或倚或垂者物或重或輕或受器於已臣或受之於他國之聘賓故有不必爲恭而佩倚者有恭敬而佩垂者臣則視君之身容以爲節而皆視君加恭所以尊君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釋文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劉氏彝曰此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琥璜璧琮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愚謂裼露也謂摺上衣之衽於內而露其中衣也襲重也謂舒其上衣之左衽以重於右襟之下而掩其中衣也裼爲見美襲爲充美行禮以裼襲爲文質之異聘時崇敬賓主皆襲而其玉則圭璋也圭璋

則特達而無藉者也聘禮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行享尚文賓主皆裼而其玉則璧琮也璧琮則加於束帛而有藉者也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也裼襲因聘享而分不分玉之有藉無藉而起而玉有藉無藉聘享時亦不同故記會而言之○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氏曰凡執玉之時必有藻以承乎玉鄭註觀禮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曰瑒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是也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是藻

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一者絢組垂之玉藻說詳雜記

下今言無者據垂之也朱子曰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與經文及所說上文俱反疑

據下脫一不字愚謂疏云據垂之者蓋謂以韋衣木之藉常在不可以言無藉今言有藉無藉者據絢組繫可

垂者而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言之也

賓至主人廟門外賈人東面坐啓楨取圭垂纁不起而

授上介註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

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註云上介不襲以盛禮

不在於已明屈纁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

玉於時圭皆屈藻是屈藻之時皆襲所謂無藉者襲也

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享時其玉皆

無藻藉故崔靈恩云初享享字當作聘圭璋特故有藻其餘

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故無藻朱子曰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抵悟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特以加束帛故鄭云圭

從有藉之例而執者裼耳○按此上申注前說

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

襲欲明玉亦有裼襲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其

上特有圭璋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蒙覆之故云襲璧

以帛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

裼之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圭璋特以下明賓主各自

為裼襲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享時璧琮加束帛賓

主俱裼按此上皇氏熊氏愚謂此條注有二義而疏為二說並申註後說

三說垂藻為有藉而賓主裼屈藻為無藉而賓主襲此

解注前說之義一也皇氏謂圭璋特為無藉故用物蒙

覆為襲璧琮加束帛為有藉惟用輕細之物蒙覆為裼

熊氏謂朝時圭璋特賓主俱襲享用璧琮加束帛賓主

俱裼此並解注之後說三也聘享之玉別無他物蒙覆

皇氏臆說無據此不待辨而明者至玉之垂藻屈藻則

見於聘禮者甚詳始受君命賈人取圭垂纁以授宰宰
屈纁以授使者使者垂纁以授上介上介屈纁以授賓
既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纁上介執璋屈纁然惟於上介
授賓言不襲而其時圭則屈纁也其餘皆不言裼襲之
變然則圭之垂纁屈纁與人之裼襲初不相因矣禮於
上介授賓言不襲欲明襲者惟賓一人上介雖將行聘
禮執圭猶不襲耳非以屈纁之必襲而特見其不襲者
也故劉氏陸氏惟取熊氏之說而朱子亦以爲然○凡
衣冬有裘夏有絺絺春秋有禪綱袍繭其上有中衣中
衣上有禮衣若朝服皮弁服之屬是也禮衣皆直領而
對襟其當胸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衽衽恆摺於衣內而
露其中衣謂之裼若禮之尤重者則舒其衽而掩於中
衣謂之襲經記但言裼無言裼衣者而注疏乃以禮服

內之衣指爲裼衣實則裼衣卽中衣也中衣之所用與
上服同而別以華美之物爲之領緣如諸侯則黼黻丹
朱大夫士雖不可考亦要必視其上服之色爲華故裼
謂之見美下文云天子視不上於袷中衣與深衣同制
故有袷古人以裼爲常裼則露其中衣之袷故視天子
者據之以爲節然則裼衣之卽中衣明矣孔疏謂裼衣
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皮弁之屬則裼衣上服
之間多一襲衣矣聘禮賈疏謂冬有裘裘上有裼衣裼
衣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夏有絺絺春秋則袷褶其
上有中衣中衣上有上服此不別言襲衣視孔爲優然
不知裼衣卽中衣而誤以爲冬夏之分則亦未爲得也
○自篇首至此皆明執物之儀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

妾

釋文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
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世臣父
時老臣孔氏曰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謂兩媵貴於諸
妾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家相
謂助知家事者長妾謂妾之有子者呂氏大臨曰卿老
世臣家相皆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貴妾也愚謂上
卿謂之卿老者諸侯之卿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
有姪娣世婦妾之貴者謂二媵也或曰左氏每言以夫
人之姪娣爲繼室夫人之姪娣貴於左右媵也世臣父
時舊臣也大夫士娶亦有姪娣左傳穆叔娶於莒曰戴
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又曰臧宣叔娶於鑄而死
繼室以其姪家相臣之主家事者所謂宰也長妾妾之

長者士昏禮曰雖無娣媵先士娶或不必有姪娣故但
推其年長者爲貴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
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世
或爲大

鄭氏曰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
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采地者大夫士之子
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
與世子同名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愚謂余小
子天子在喪自稱之辭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
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
嗣子某在喪而稱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
侯之辭也晉有小子侯此諸侯在喪而僭天子之稱者
左傳趙襄子謂楚隆曰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此大夫

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世子君之適子諸侯世國大夫
不世家故諸侯之子謂之世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儲
貳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釋文使音

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鄭注憂或爲疾

鄭氏曰射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
耦也孔氏曰射以觀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不得云不
能但當自言有疾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士祿
代耕而云負薪亦謙辭也憂勞也若直云疾則似傲慢
故陳疾之所由言已有擔樵之餘勞故不堪射明非假
也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
非男子矣故士不能射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
孟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猶負薪也愚謂

孟子集註云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義亦通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
居新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孔氏曰君子行
禮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
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
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
者殷雖尊貴猶服徬親周則以尊遞降哭泣之位者殷
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貴正嗣孫居其首舉此三條餘
冠昏之禮從可知也愚謂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世子君之適子諸侯世國大夫
不世家故諸侯之子謂之世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儲
貳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釋文使音

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鄭注憂或為疾

鄭氏曰射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
耦也孔氏曰射以觀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不得云不
能但當自言有疾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士祿
代耕而云負薪亦謙辭也憂勞也若直云疾則似傲慢
故陳疾之所由言已有擔樵之餘勞故不堪射明非假
也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
非男子矣故士不能射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
孟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明采薪猶負薪也愚謂

孟子集註云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義亦通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
居新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孔氏曰君子行
禮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
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
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
者殷雖尊貴猶服芻親周則以尊遞降哭泣之位者殷
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貴正嗣孫居其首舉此三條餘
冠昏之禮從可知也愚謂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此三者列國所行容有不同非但爲夏殷周之殊制也雖禮無明文可見然以喪禮言之如幕則或布或綃衽則或合或離拜則或稽顙而後拜或拜而後稽顙士喪禮沐稻而喪大記則沐梁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則大夫士同西領北上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蓋禮之大體不容或異而其儀文曲折之間不能盡一故冢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者其所同俗者其所不盡同者也謹脩之者講習於平時審行之者致詳於臨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釋文朝直遙反下皆同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

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宗後宗子也愚謂三世言其遠也爵祿有列於朝謂其宗族尚有爲卿大夫者也自此而往謂之出自彼而至謂之入出入有詔於國謂與舊國以吉凶之事相赴告者也以道去君而未絕者爲舊君有服則君之喪固赴之而其死亦必赴於舊君矣至於三世則已遠然爵祿尚有列於朝則與其舊君猶以吉凶之事相赴告蓋其義猶未絕也兄弟宗族猶存則僅存而已而未必有列於朝矣如是則雖可以無詔於國而要不可自絕於其宗也故必反告於宗後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鄭氏曰出入無詔於國以故國於已無恩興謂起爲卿大夫愚謂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則出入無詔於國矣然猶未可遽變其舊俗唯起而爲卿大夫然後可以從新國之法蓋始爵者得自爲宗旣可以自別於其宗則雖變其舊俗可矣其有列有詔而興者亦當然嫌無列無詔者或不待興而遽變舊俗故特明之○自君子行禮至此論去國者行禮之事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已孤不更名亦重本不爲父作諡子事父無貴賤孔氏曰暴貴謂士庶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也諡者列平生德行爲作美號父賤無諡今忽爲造之似如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

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愚謂已孤不更名重違其父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而况敢自奪乎諡本於尊者所成故天子之諡本之於天諸侯之諡請之於王子無諡其父之法也武王庚戌柴望之後然後三王皆稱王蓋告於天而王之也若私爲父立諡在天子爲蔑天道在諸侯爲亂王章而亦非所以尊其父矣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孔氏曰喪禮謂朝夕奠及葬等事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復常大祥除服之後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禫後宜讀之愚謂凶事不豫習故喪葬之禮至居喪乃讀之古人以弦誦爲常除喪則反其所業也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非其時也馬氏晞孟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况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又况祭祀可言凶乎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况公庭可言婦女乎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釋文倒多老反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

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孔氏曰書簿領也文書筴龜

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皆有誅責也方氏慤曰此

非大過而皆有誅蓋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不可不謹

也抑所以防其漸與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

車也雜記曰士請室謂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

裳皆素喪服也衫單也孔子曰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

之孔氏曰龜筴臣之龜筴也愚謂大夫七十而致事若

不得謝則君賜之几杖未受賜者不得以几杖入朝也

席坐席也朝內卿大夫視事之室蓋有君所常設之席

故不可持席以入嫌其自表異也蓋以禦雨亦以表尊

朝位在庭雨則廢持蓋嫌其表尊也鄭謂席蓋爲喪車

非也果爾則當言車不當但舉其席蓋也素白色繒也

重素素冠素衣素裳司服所謂素服遭災變之所服也

絺綌褻衣其上宜有中衣與禮衣焉所謂必表而出之

也衫絺綌則不敬矣

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釋文苞白表反扱初洽反厭於涉反○鄭注苞或爲菲

鄭氏曰此皆凶服也苞蓆也齊衰蓆蒯之菲也問喪曰

親始死扱上衽喪冠厭伏孔氏曰苞履謂蓆蒯之草爲

履杖齊衰之履也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蓆蒯之
菲也此云苞屨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註
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
鄭此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
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
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
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
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
愚謂未殯之前主人非君命不出大門而云扱衽不入
公門者謂臣有死於公宮若叔弓於禘祭泄事而卒者
則其子不以扱衽入也三年之喪雖權制亦必卒哭乃
服金革之事未卒哭以前無以冠經衰麤入公門之禮
苞屨不入公門蓋謂爲妻杖期之服若爲母杖期卒哭

變服之前亦無入公門之禮也厭伏也喪冠謂之厭冠
者以其無武而其狀卑伏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後裝
是喪至大祥冠始有武也服問曰雖朝於君無免經唯
公門有稅齊衰則齊衰之喪入公門者自身以下之服
悉變之惟其在首者自若也厭冠不入則必并首經去
之矣其爲大功以下者與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此謂喪在內不得入當先告君耳方版也士
喪禮下篇曰書殯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孔
氏曰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如今死人移書也百
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曰書方愚謂此謂有死於宮中
而君所不主其喪者故此諸事須告君乃入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愚謂此所以杜專擅之端冉有與季氏議政於私室孔子非之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鄭氏曰重先祖及國之用愚謂君子謂諸侯也廡養馬者庫藏財物者宗廟所以奉先祖故爲先廡庫所以資國用故爲次居室所以安身故爲後綿之詩曰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此宗廟爲先也又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天子之臯門於諸侯爲庫門此廡庫爲次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正門曰應門其內乃爲寢室是居室爲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釋文造才早反一本作凡家造器器

衍字養羊尙反一如字

鄭氏曰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賦出牲孔氏曰

祭器爲先者尊崇祖禰也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云犧謂牛卽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廡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互言也愚謂月令季冬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大夫有采地其祭祀之犧牲亦令民供之故曰犧賦士祭以特牲大夫祭以少牢此言犧賦則用大牢矣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然則大夫之殷祭固以大牢與殷祭者謂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禴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鄭氏曰祭器可假服宜自有孔氏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有田祿者雖得造器而先為祭服後為祭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同可以暫假也愚謂田祿者大夫士各有采地無采地者其祿亦皆出於公田之所入疏以田祿專為采地非也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必采地乃謂之有田則士之得祭者寡矣孟子曰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是知凡仕者即為有田不必待賜采地也不設祭器者無田祿則力不能設祭器且薦之需器少可以假而有也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巨木

釋文粥音育衣於既反

鄭氏曰廣敬鬼神也粥賣也巨壘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

於士

釋文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下同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

鄭氏曰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孔氏曰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寓於同官令彼得用不致敗壞冀還復用大夫士皆然也愚謂此寓祭器有三義一使人得資其用二令器不朽蠹三已還得復取之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

鞮屨素箠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

當御三月而復服

釋文壇徐音善鄉息亮反緣悅絹反鞮

髦音毛蚤依註讀爪鬣子

淺反○鄭註箠或為幕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
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絢之非也箴覆笄也髦馬不
鬣落也蚤讀爲爪鬣鬣鬣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
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孔氏
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
於君命若子環則還子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
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
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
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旣凶喪
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絢爲飾士冠禮云元冠黑屨青絢
博寸鄭云絢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縑
一寸屈之爲絢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絢也素白
狗皮也箴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幣虎植大夫鹿幣豹植

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旣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
幣是也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
治手足爪也鬣剔治鬣髮也吉則治鬣爲飾凶故不鬣
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
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向
人說已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
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
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呂氏大臨曰大夫士
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
墓拚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之馬氏晞孟曰
士虞禮曰旣耐則沐浴櫛搔翦則不蚤翦者未耐之禮
也愚謂踰竟乃行此禮者未踰竟猶冀君之反之也壇
與墀通除地也位張帷爲哭位也左傳魯公孫歸生奔

大夫士見於國君及下文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皆謂大夫士私行出疆或去已國而適他國而見於其君與其大夫者也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此雖奉命出聘而其見鄭伯非君命亦當用此禮也勞之謂慰其道路之勤勞也還辟者逡巡不敢當也再拜稽首者答君之意也迎拜者迎之而拜其辱也還辟不敢答拜者不敢亢賓主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再拜賓亦再拜稽首者聘賓奉主君之命與此私自見國君者不同也言君若勞之君若迎拜則君蓋有不勞之不迎拜者矣亦以其私見國君故禮之隆殺無定也○鄭氏曰勞之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

其辱

案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此註云大夫入門再拜蓋文有誤脫

孔氏曰此

謂大夫士出聘他國之禮聘禮行聘享及私覲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迎拜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

案聘禮主君迎賓於大門內此疏云大門外蓋亦傳寫之誤

愚謂註言君勞使介

此聘禮反命而君勞之之事也疏言君勞賓介此聘禮私覲之後賓出至大門內而主君勞之之事也是勞之而再拜稽首於已國及他國之君皆有此禮矣然君於其臣不迎拜此云君若迎拜則非見已君聘禮主君迎拜乃一定之禮此云君若迎拜則固有不迎拜者矣且聘禮乃為君奉使不可云見於國君以是知此所言乃私見之禮而非聘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愚謂士相見禮主人皆先拜客而此乃有客先拜主人者以下文同國始相見觀之則此謂尋常相見而非始相見者也始相見者主人必先拜辱非始相見則無拜辱之禮故惟所敬者則先拜之特牲禮主人宿尸尸出門左主人再拜尸答拜少牢禮宿尸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此時主人來在尸家而先拜尸卽客先拜主人之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釋文見賢遍反下大夫見士見同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孔氏曰凡拜而不答拜者惟有弔喪與士見已君耳弔賓爲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不答也士見已君君尊不答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爲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鄭氏曰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愚謂此皆謂始相見者也見於國君見於大夫之說已見於上拜其辱者拜其自屈辱至此卽上文云君若迎拜是也君於已臣不拜辱士相見禮曰大夫士則奠贄再拜君答壹拜同國始相見謂士自相見或士見於大夫也於此言同國則士言見於國君見於大夫爲異國明矣○大夫見於國君四句疏亦以聘禮言之然大夫奉命出聘旣不可謂見於國君且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聘禮初無其事賓問卿大夫出迎於大門外再拜大夫

與賓相與行禮而士不與焉至眾介私面則入門奠幣
再拜而大夫不迎拜然則其非聘禮又可知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
答拜之

鄭氏曰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大夫於臣必答拜
辟正君孔氏曰君於已士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
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
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也

男女相答拜也

釋文一本作不相答拜
皇云後人加不字耳

鄭氏曰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自大夫士見於國
君至此明尊卑相拜之法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釋文麇
音迷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孔氏曰國君諸侯也春時

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羣謂禽獸共
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麇是鹿子凡獸子亦得通
名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方氏慤曰圍澤掩
羣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孕乳之時尤在所
禁故也馬氏晞孟曰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
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
國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
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釋文縣音元下同○今按
樂舊如字亦通當音洛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
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
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
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

也縣樂器鐘磬之屬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曰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其草萊也凶年人應各採蔬食若使民治道則廢取蔬食故不治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愚謂周禮膳夫大荒則不舉卽不祭肺也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故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食粱者去其加也飲酒謂與賓客燕也士與賓客燕得以樂樂賓投壺禮言又重以樂是也此於周禮大司徒荒政爲弛力青禮蕃樂之事而廩人所謂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者皆自貶以憂民節費以足食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孔氏曰玉謂佩也徹亦去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言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但玉以比德爲重故於君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愚謂琴瑟之樂通乎上下若大夫士樂縣則惟賜樂者乃有之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

是也賜樂出於特典而不以爲常禮雖大夫亦不必皆有縣故特牲少牢禮無樂若公事得用樂者則不係乎賜否故鄉飲鄉射禮皆有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據已賜樂及公事用樂者言之也但大夫位尊賜樂者多故言無故不徹縣士卑賜樂者少故但言琴瑟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呂氏大臨曰君臣上下之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所以達臣子之誠心而不可卻也愚謂他日君乃問之者獻時不親見君也安取彼者士祿薄故問其物之所從來恐其致之之難而有所不安亦體羣臣之意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必請者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勞則拜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也愚謂君勞之以下大夫士之禮皆然○或曰爲人臣者無外交而乃有私行出疆者何也曰所謂外交者謂若衛孫林父善晉大夫晉范鞅私於季孫意如自相交結以行其私者耳若慶弔昏娶之禮通於他邦者輕則遣使重則自行固禮之所未嘗禁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人於他邦則束脩之間出竟矣雜記有赴於他國君大夫之禮則赴弔之使出竟矣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士昏禮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大夫士有娶於異邦者昏禮必親迎此則又以情與禮之重而自行者也先王之於臣子待之以忠信恤之以情誼而爲之臣者亦莫不

盡忠以事其上至於姻戚朋友之好或有在他國而與之往來者乃人情之所不可已且與所以忠其君者未嘗相妨豈必欲一切禁絕而後爲忠於已哉然則春秋之譏祭伯何也曰人臣私行出疆必其事之不可已者可已而不已則非靖共之義矣此祭伯之所以見譏與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鄭氏曰皆臣民殷勤之言愚謂國君亦有宗廟墳墓而獨言社稷者重其所受於天子也於大夫言宗廟於士言墳墓互言之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鄭氏曰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死眾死制死其所受於君眾謂軍師制謂君教

令所使爲之孔氏曰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者宗廟墳墓已私有之爲臣事君不可爲已私事死祇得死君之師眾與君教令愚謂國君守社稷者也故社稷亡則死之大夫爲君帥師眾者也故師眾亡則死之士爲君守法制者也故法制見奪則死之子玉敗於城濮而死子反敗於鄢陵而死可謂能死眾矣齊大史書崔杼之弑虞人違景公之召可謂能死制矣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釋文分方云反

徐扶問反予依字音羊汝反
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

鄭氏曰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觀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愚謂君天下曰天子謂君天下者天下之

人稱之曰天子猶君一國者國中之人稱之曰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又曰君一位是也春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是天子之稱非但施於蠻夷矣職六官之職也所治之事謂之政所著之效謂之功分職授政任功謂分六官之職而授之以政任之以功也朝諸侯者臨外臣之事分職授政任功者治內臣之事予一人天子自稱及擯者之辭謙言已亦人中之一人耳猶諸侯之稱孤寡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鄭氏曰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孔氏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山川之屬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

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釋文畛之忍反。鄭注畛或爲祗。

鄭氏曰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

疏云甫者

丈夫美稱云且字者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後凡鄭註言且字者放此不名者不親往

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孔氏曰天子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呂氏大臨曰畛猶畦畛之相接與交際之際同義愚謂鬼神謂諸侯國內山川及先代諸侯之有功德者稱字而不稱名者以其神卑且告祭禮簡故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天子復始死時呼魂辭也不

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孔氏曰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之至猶望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的指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則王者必知呼已而反也以例而言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

告喪曰天王登假

釋文假音遐

鄭氏曰告赴也登升也胡氏銓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皆曰陟陟亦登也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孔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主用木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主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之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立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呂氏大臨曰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言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夏殷人祔廟稱帝遷据世本當有所考至周人有諡始不名帝愚謂竹書紀年夏天子皆稱帝左傳曰昔帝夷羿亦當夏時國語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周則未聞有

是稱也然則立主稱帝爲夏殷之禮無疑矣○孔氏曰
卒哭明日而立主至小祥作栗主乃埋桑主於祖廟門
左埋重處大夫士亦卒哭而祔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
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又檀弓云
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說公羊者
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
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
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
言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
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鄭君不駁明同
許意故註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
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

爲人君之禮明虞惟立尸未有主也趙氏泂曰檀弓曰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
埋之蓋虞爲喪祭祔爲吉祭喪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
虞則埋之者喪祭有終也將埋重必預作主重與主不
並立者神依於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
主以吉祭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鄭氏通二傳爲一已
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爲說
是蓋公羊學者妄言之耳愚謂鄭氏謂大夫士無主先
儒多疑之然士虞特牲少牢皆不言有主如大夫士有
主則既葬之後作之於何時設之於何日饋食之時出
之於何時設之於何所皆經之所必不得而畧者而今
皆無之則其爲無主可知也或謂無主則神無所依是
不然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大夫士雖無主而

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特牲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則神固不患於無所依矣始死未有筵几故立重既葬埋重則以筵几依神但天子諸侯禮隆既有筵几更有主耳然葬還重不入廟門既虞乃作主則天子諸侯虞卒哭之祭亦但以筵几依神也左傳孔悝反祏大夫有主乃亂世僭禮不可據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曰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愚謂在喪曰予小子除喪曰予一人此天子自稱之辭也康王之誥曰眇眇予末小子在喪之辭也成王之詩曰閔予小子初免喪未欲遽稱予一人謙辭也若史冊所書則踰年曰王以春秋於魯君踰年皆書公卽位知天子踰年亦書王也若臣民稱之則雖未踰年已曰王以左傳於未踰年之君皆稱公知天子未踰年其臣民已稱曰王也周襄王以魯文公八年崩而春秋於十年書毛伯來求金不稱王使公羊傳遂有三年稱王之說不知毛伯至魯在文九年之春其出使實在文八年之冬頃王立未踰年也未踰年所以不稱天王者以其未卽位未成君也人君踰年而卽位卽位則天子曰天王諸侯曰公不復名矣不待除喪也春秋昭二十四年天王居於狄泉是也○自君天下曰天子至此明天子稱

謂之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釋文嬪音頻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孔氏曰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天子立官先從后妃爲始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按下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彼疏引白虎通訓后爲君義優於鄭夫扶也言其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進而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嬪者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凡后妃以下以次序而止御於王鄭註周禮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

紀此孝經援神契文

愚謂此言天子之內官也周禮天官有九

嬪以下而無三夫人然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內官列職自九嬪以下而不及三夫人猶外官列職自六卿以下而不及三公也周禮九嬪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從文便耳其次第則當依周禮妻卽周禮之女御謂之妻者蓋諸侯之妃曰夫人尊與三夫人同也大夫之妃曰世婦尊與世婦同也士之妃直曰妻而其尊視女御故女御亦謂之御妻諸侯則謂之諸妻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是也夫人之尊視三公嬪視孤卿世婦視大夫妻視士其賤而無爵命者曰妾故不列於周禮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晉語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昭註妾給使者又鄭語府之

童妾未既齷而遭之皆是也○鄭氏所言御見之法本於孝經援神契先儒多疑之然易曰貫魚以宮人寵周禮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內則妾未老必與五日之御則人君後宮進御有序經典有明文非惟緯書言之矣諸侯之御以五日而徧則天子之御以十五日而徧亦其差宜然也此蓋所以防私寵杜專妬泯怨曠廣嗣續乃先王正家之一端豈可以其出於緯書而概非之乎昏義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天官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王有六宮則十二人此以三夫人九嬪充之者也下大夫四人則為二十四人此以世婦充之者也中士八人則為四十八人此以女御充之者也則世婦女御固有不必備乎二十七與八十一之數者矣

此天官之所以不言其數與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呂氏大臨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陳氏澹曰六者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愚謂自此以下至五官致貢曰享言天子之外官也周官無大士鄭氏以大史以下皆春官之屬故以神仕者當之然大宰大宗皆六卿大史大祝大卜皆大夫而以神仕者特中下士恐未可並列而為六大蓋此所言非周制不必以周官之名強求其合也古者以治天道之官為重故少昊紀官首為庥正

而堯典一篇獨詳羲和之命此言天子建官先以六大自大宗以下皆爲事鬼神治麻數之職蓋猶有古之遺意焉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服

鄭氏曰眾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吳氏華曰郊子言少昊官名曰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與曲禮五官同愚謂吳氏之說是也士事字通詩勿士行枚陟降厥士義皆爲事司士卽司事也古者掌水土與掌百工之官爲二故虞有司空又有共工司事掌百工之事卽舜時共工之職也五眾謂五官之屬也○孔氏曰案甘誓及鄭註三王同有六卿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

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天官以下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家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天官六官法天之六氣地官五官法地之五行也愚謂舜所命者九官而甘誓云乃召六卿則三代同置六卿明矣此篇所言與周禮不同鄭氏以爲殷制然不見六卿之名孔氏謂大宰合五官爲六卿或當然也至其所言法象天地之說亦第以意推說別無他據今姑存其說以俟考焉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氏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

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中人也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
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
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
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
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倉人廩人之職
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
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
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愚謂均人掌地稅
之政令稻人掌稼下地及除草萊皆不可以言府器貨
之爲物甚多而以角人中人二職當之可乎呂氏之說
稍爲該括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

工築治鳧臬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
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
葦之器○陳氏祥道曰大宰以下理天道者也司徒以
下理人道者也司土以下職地物者也土工以下飭地
材者也

五官致貢曰享釋文享許兩反舊許亮反後皆放此不復重出

鄭氏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周
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孔氏曰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大
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愚謂不言六
府六工者六府六工卽五官之屬也言五官則六府六
工在其中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釋文長丁丈反後皆同擯本又作
備必刃反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
同姓二字○鄭
註是或爲氏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
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
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
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乳氏曰三公加一命爲二伯伯
長也爲內外官之長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愚謂擯於
天子謂介傳辭以告於天子之擯擯者受之以告於天
子也凡擯介亦通名其所稱之辭亦同也三公內臣而
有擯於天子者蓋王大合諸侯二伯率當方諸侯以見
於天子則有擯介以傳辭也天子之老亦擯者辭也於

外曰公謂其國外之人稱之曰公以其本爵若春秋書
周公召公是也於其國曰君謂其臣民稱之也○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則二伯惟三公爲之外諸侯無爲二
伯者雖齊桓晉文亦爲當州之伯而已左傳昭十一年
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二伯謂之王官伯所謂五官之
長曰伯也左傳僖元年凡侯伯分災救患討罪禮也僖
二十八年王命晉侯爲侯伯州伯謂之侯伯所謂九州
之長於外曰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
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釋文牧牧養
之牧徐音目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
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
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

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孔氏曰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愚謂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辭也牧在外亦謂之伯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八州八伯是也其入天子之國則曰牧辟二伯之稱也覲禮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牧尊於大國而曰叔父叔舅者蓋亦辟二伯而因以別異於大國之不爲牧者鄭氏謂禮有損之而益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稱晉文公爲叔父以州牧之稱稱之也昭九年稱晉侯爲伯父以大國之稱稱之也於外曰侯者亦依其本爵稱之若春秋書晉侯齊侯是也不言擯於諸侯之辭者文不具也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其擯於諸侯之

辭與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孔氏曰卑不得稱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擯者畧可知也愚謂夷狄戎蠻此謂中國之外蠻鎮蕃三服之諸侯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是也每方亦選賢者以爲之長雖有大國益地至侯伯而其爵不過子其入天子之國亦卽其

禮記集解卷五
本爵稱之而無牧伯之號蓋以其遠而略之也於外自稱謂於其所長諸侯之中擯者所稱之辭也王老言天子長老之臣尊大之號也入王國不得稱牧所以抑之以別於中夏之侯伯在外自稱曰王老又所以尊之以鎮服其戎狄之族類鄭氏謂威遠國是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孔氏曰庶眾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眾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是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其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若男亦稱男也若與其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愚謂自稱曰孤自稱於臣民及諸侯皆然○自天子有后至此記天子立官并諸侯稱謂之事

禮記卷五終

廩膳生永嘉周培珍原森
仁和學訓導泰順陶祖翼補森

禮記卷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釋文依本又作展於豈反見賢
遍反下文除相見皆同宁徐珍

呂反又
音儲

孔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
之間鄭註如今緋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
云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當依而立是於秋受覲禮也
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入廟門
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
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

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故云當宁而立也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春朝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愚謂覲者諸侯秋見天子之名朝者諸侯春見天子之名依設於廟宁在治朝則覲禮在廟朝禮在朝也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入廟北面而覲則無東上西上之文是諸侯雖同受次於廟門外但一一入覲不

同時旅見也朝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旅見矣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則四時之朝禮異也鄭氏謂夏宗依朝冬遇依覲今儀禮惟存覲禮朝遇宗皆亡大約朝禮和覲禮嚴朝禮文覲禮質朝禮盛覲禮簡周制六服諸侯分年朝王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每歲當朝之諸侯雖同在一服之內然道里不能無遠近又或有疾病事故其至不能無後先王則因其至之時以爲之禮春則用朝禮夏則宗秋則覲冬則遇蓋放天時之溫肅以略爲行禮之別而又因以勉諸侯使疾於朝而不敢怠也○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孔氏曰崔氏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
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設擯介傳辭訖則
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時王但迎公諸侯以下隨
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服朝服立於路門之
外諸侯更易朝服執摯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說朝
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
下堂而見諸侯春秋受摯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
享在廟天子出迎愚謂儀禮覲禮受摯受享皆在廟此
云當依而立與儀禮合至朝禮此云當宁而立則在朝
也大行人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在廟也故鄭氏謂受摯
於朝受享於廟欲以兩通其說然司儀言諸侯相朝廟
中將幣兼該朝享不應大行人之廟中將幣乃專指受
享也且受摯之禮重於受享何以大行人言受享而反
畧受摯耶且禮以廟受爲隆何以受享於廟而受摯反
在朝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王迎諸侯賓主
朝位之法先儒以爲春夏之朝異於秋冬者也然如崔
氏之說則王先迎賓而後行朝禮如熊氏賈氏之說則
先行朝禮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受享禮經散逸
先儒各以意說今姑並錄以俟考焉○此言諸侯見天
子之禮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泚牲曰盟

釋文卻邱逸反盟音明徐亡幸反

鄭氏曰及至也卻問也泚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
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孔氏
曰約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相約束以
爲信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則諸

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
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
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
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
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
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
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
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
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
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
呂氏大臨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會禮詳而
遇禮畧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卻地竟上之
地也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日無期地無
所也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
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
也其畧有如此者愚謂以言語相要結謂之誓殺牲用
書而臨之以神謂之盟春秋有胥命殆所謂約信曰誓
與此一節言諸侯相見之禮也

稱自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釋文自謂一本

臣某侯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上言某者其國也下言
某者其名也侯者謂其爵爲侯者也若伯子男亦各因
而稱之玉藻曰諸侯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蓋當曰
某土之守臣某侯某此不曰某土之守玉藻不曰某侯
皆文畧耳其爲州牧則曰某土之牧臣某侯某四夷之

長則曰某屏之臣某子某自稱曰寡人謙言寡德之人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釋文適音的

鄭氏曰凶服謂未除喪孔氏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愚謂適子孤諸侯未除喪稱於諸侯之辭左傳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然在衰絰之中是既葬之稱猶然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鄭氏曰稱國者遠辟天子愚謂此皆祝辭所稱也曰孝子者謂祭禰廟也會重也曰曾孫者言已乃始祖之重

孫上本其得國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此雖爲祭外神之稱其實內事自曾祖以上亦曰曾孫言於所祭者爲重孫也郊特牲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是也若祭祖則曰孝孫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鄭氏曰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且字孔氏曰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天子復曰天子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呂氏大臨曰復稱字與大夫士異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有所降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

鄭氏曰既葬見天子代父受國也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使大夫行象

聘問之禮也其禮並亡孔氏曰準春秋之義諸侯薨而
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
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
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
旣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位
雖巡守亦不見也言諡謂將葬就君請諡也未葬之前
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成請諡於君是也
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愚謂凡禮之象正禮而行
者皆曰類故祭禮有類朝聘之禮亦有類類見象諸侯
見於天子之禮也言諡曰類象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
之禮也蓋未受王命不敢自居於諸侯之禮故其朝聘
於天子皆曰類言依於諸侯之禮而爲之爾○陳氏祥
道曰在喪朝王其禮蓋下於先君以皮帛繼子男以周
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其服蓋吉服特不免經而已以書
之顧命天子麻冕及記之服間推之可知也愚謂麻不
加於采陳氏謂類見用吉服而不免經恐未必然諸侯
始見於王與諸臣在國見君禮自不同未可以見於君
無免經之禮決之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釋文使於使
者並色吏反

鄭氏曰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愚謂此謂擯
於諸侯之辭也天子之三公繫於天子言之曰天子之
老諸侯之卿繫於其君言之曰寡君之老皆所以表其
尊○自諸侯見天子至此明諸侯及其臣稱謂之法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釋文濟
子禮反

蹇本又作鶴或作鏘
同士良反僬子妙反

鄭氏曰皆形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

行又曰眾介北面鏘焉凡形容尊者體盤卑者體感孔氏曰天子尊貴故穆穆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莊盛不及穆穆也大夫濟濟徐行有節不得莊盛也士蹢蹢容貌舒揚不得濟濟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愚謂穆穆深遠貌皇皇之易見不如穆穆一貌蹢蹢舒揚貌僬僬急促貌皇皇之易見不如穆穆之難窮濟濟之斂飭不如皇皇之輝光蹢蹢之軒舉不如濟濟之安詳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僬僬卽不爲容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孔氏曰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稱故特牲少牢禮大夫士之禮皆曰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曰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故配王言之而曰后也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爾雅曰孺屬也與人爲親屬婦之言服服事其夫也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呂氏大臨曰喪大記大夫曰世婦士曰妻未聞有孺人婦人之號或古有之考之經傳未之有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鄭氏曰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孔氏曰獨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以一人正者爲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侯之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左氏以夫人姪娣貴於二媵

則此世婦謂夫人姪娣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
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上文天子
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
愚謂諸侯之適妻曰夫人其尊與天子之夫人同也其
次妻曰世婦與天子之世婦同也又其次曰妻喪大記
謂之諸妻與天子之御妻同也其賤者曰妾諸侯一娶
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家之說謂
左右媵貴於諸妾則世婦當爲二媵而其餘爲妻也左
氏家之說謂夫人之姪娣貴於二媵則世婦當爲夫人
之姪娣而其餘爲妻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
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

也釋文童本
或作儻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
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
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孔氏
曰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助祭若獻繭之屬得接
見天子故得自稱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
天子之禮小童未成人之稱自謙言無知也婢之爲言
卑晉懷嬴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愚謂外命婦
助祭獻繭皆無擯於天子之事夫人自稱於天子此謂
王之姑姊妹或姑姊妹之女嫁於諸侯或歸寧或使大
夫寧於王或王有喪而使人來弔則有辭以接於天子
也注疏專指爲畿內諸侯夫人非是婦者對舅姑之稱
臣子一例故夫人於天子與其自稱於舅姑者同也諸
侯謂他邦之君也諸侯相朝夫人有郊勞致餼之禮而

諸侯之內宗出嫁者於其國又當有弔問之事故有擯於諸侯之辭臣子稱其君爲君故稱其夫人曰小君曰寡亦謙辭婢子爲世婦自稱之辭而左傳秦穆公夫人自稱曰婢子蓋自貶而從世婦之稱也老婦寡小君擯者辭也小童婢子蓋言而自稱之辭子於父母則自名者言天子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於其父母稱名不用老婦寡小君之稱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釋文使自稱色吏反本或作使者自

稱
鄭氏曰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

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孔氏曰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君之臣故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使自稱曰某某亦謂其名也此卿出使他國與其君言則稱名敬異國之君也愚謂某亡者擯者之辭也某者其國也陪臣某者言而自稱之辭也某者其名也某士亦當配名稱之文畧耳於外曰子謂他國之人稱之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其國中之人與他國人言稱此卿爲寡君之老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

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氏曰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祇得稱居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稱爵不稱名君子不親此惡人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此鄭註皆用公羊義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胡氏銓曰春秋晉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而不名則衛侯燬之名非因滅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疑傳寫之誤愚謂作記者是傳公羊之學故其言如此然其義未必皆確胡氏朱子之所疑者亦足以發其墨守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鄭氏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孔氏曰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凡諫諷諫爲上戇諫爲下事君雖當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不得顯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君臣有義則合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愚謂此亦據

公羊傳爲言君臣以義合諫不行言不聽則不可以尸位而苟祿也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誼有疎戚位有尊卑任有輕重故爲人臣者或從容而諷議或倉卒而奔告或不諫而遂行或至死而不去要權乎義之所宜而行其心之所安未可以言律論也釋文號曰世反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釋文號曰世反鄭氏曰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齊也孔氏曰三世謂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鄭謂慎物齊則非謂針灸本草脈訣也愚謂醫者之用藥也其效可以愈病其誤足以殺人故君父飲藥臣子必嘗度其可否而進之醫不三世則於其業或未必精故不服其藥臣子於君父之身無所不致其謹而於疾則尤所宜慎者也

儼人必於其倫

釋文儼魚起反

鄭氏曰儼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方氏慤曰禹稷顏回位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爲其道之倫而儼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而儼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儼之以貌而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儼之以位而不知王霸之業不同也愚謂倫字鄭氏以位言方氏以道德言兼之乃備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禮記集解卷六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幼曰未能負薪也

釋文長
丁丈反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
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
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
而仕五十服官政

疏云鄭引此者明大夫士
所以不問其身而問其子孔氏曰古

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
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
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
人君十五而生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五以下爲幼大
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呂氏大臨曰少儀問國

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
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
御則未成童也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
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
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
二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
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
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
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
文互見也陳氏澔曰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
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
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千箇也謂當如此箇
數意亦近之愚謂凡問人之長幼皆不斥言其年者敬

也古人於年之長幼多以尺度言之周禮鄉大夫國中
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孟
子言五尺之童是也於天子不敢論其能否又不敢斥
言其身之長短故言其服衣之度以見之也人生十年
曰幼長謂已冠幼謂未冠也御御車也成童而學射御
典主也謁告也士有隸子弟恆使之典謁告之事孔子
使童子將命或者疑之則典謁乃冠者之事也負薪者
庶人之所有事也典謁卑於御負薪卑於典謁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

釋文數地色主反下
數畜同畜許六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
賦稅孔氏曰地土地廣狹也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

錫石之屬也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
也衣服祭服也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三命大
夫祭器造而不備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民不畜者
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故以畜數對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
天下共見不須問也愚謂士已得造祭器故曰大夫士
去國祭器不踰竟然惟四命之孤乃得備故大宗伯四
命受器大夫之祭器視孤則爲少視士則爲備禮運言
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對孤言之也此言祭器衣服不
假對士言之也士喪記士有乘車道車槨車以車數對
謂其富足以備此車也庶人受田有定制而畜牧多寡
不同故數畜以明其富○先王祿以馭富故有國君之
祿則有國君之富有大夫士之祿則有大夫士之富庶

人無祿而有百畝之田則有庶人之富其財足以供其
用其用足以行其禮其禮足以稱其位是以上下各安
其分而無有餘不足之患後世馭富之柄失諸侯王或
乘牛車而齊民田連阡陌於是貧富相耀而兼并爭奪
之患紛然不可止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釋文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

天子一歲祭天有九冬至祭天正祭也孟春祈穀孟夏
大雩季秋大享祈報之祭也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
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迎氣之祭也冬
至及祈穀大雩祭於南郊圜丘大享於明堂所祭皆上
帝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詩序春夏祈穀
於上帝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迎氣
於四郊所祭者五帝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

也凡言上帝與五帝別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則張瓊案
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又司服王之吉服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可以見之矣
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迎氣以五人帝配祭地
謂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也其所報告祭則祭社社通
於諸侯大夫而北郊非天子不得祭也四方謂五嶽四
鎮四瀆之神各因其方而祭之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玉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是也山川謂嶽瀆之外小山川也大宗伯以狸
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
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事百神五祀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
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一歲中祭此諸神皆徧也○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康成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坐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耀魄寶之類尤爲不經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肅以五帝爲五人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四時五行有四時五行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一天也愚謂凡言方者皆謂地祇兆之各以其方者也而所指各不同有指四望言之者此記是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皆言四望於山川之上與此言四方於山川之上一也有指五行之神言之者詩以祀以方大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也說詳月令有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言之者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是也有指蜡祭言之者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是也鄭氏以此四方爲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卽五行之神也此雖亦謂之方然以下諸侯方祀觀之則其義不可通蓋五行爲功於人於四方非有所偏主非如嶽瀆之有定在也天子諸侯之國並當兼祀若如鄭氏之說則諸侯之方祀東諸侯專

也而所指各不同有指四望言之者此記是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皆言四望於山川之上與此言四方於山川之上一也有指五行之神言之者詩以祀以方大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也說詳月令有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言之者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是也有指蜡祭言之者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是也鄭氏以此四方爲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卽五行之神也此雖亦謂之方然以下諸侯方祀觀之則其義不可通蓋五行爲功於人於四方非有所偏主非如嶽瀆之有定在也天子諸侯之國並當兼祀若如鄭氏之說則諸侯之方祀東諸侯專

祀木神西諸侯專祀金神矣其可通乎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方祀謂祭四望之在其方者若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山川境內小山川也大夫士皆得祭五祀及其先於大夫言五祀士言祭其先亦互見之也○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君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已廢而舉之則瀆若魯立武宮煬宮是也宜舉而廢之則怠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是也非所祭而祭之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也淫過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如宋襄公祭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魯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釋文索所百反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曰

案國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愚謂犧毛色純也周禮牧人凡時祭之牲必用牲物肥繫於牢而芻之三月也天子言犧諸侯言肥亦互文耳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則諸侯之牛未必不犧也索簡擇也襄公二年左傳萊人賂齊侯以索馬牛皆百匹大夫不得用肥牛但臨時簡擇其好者也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疏以爲天子之大夫士蓋

據少牢禮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大牢特牲禮諸侯之士不得用羊豕也然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則諸侯大夫殷祭當以大牢而士殷祭當以羊豕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應告於宗子然後祭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

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

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

嘉玉幣曰量幣 釋文大武如字一音黍腍徒忽反本亦作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其字又作箕同音姬王音期稷曰明粢粢音咨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疏本又作蔬色魚反鹹本又作醜音咸齧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疏云隋秘書監王勣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與我稷翼無此句為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曰稷曰明粢當為正與爾雅相合又上虞禮云明粢稷酒鄭註或曰明粢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粢稷也皆非其次也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鄭註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異同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按豚曰腍肥鄭引春秋傳作膾則此本作豚肥傳寫誤耳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膾當作豚

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

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脰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

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孔氏曰牛

肥則腳迹痕大豕肥則毛鬣剛膾充滿貌也羊肥則毛

細而柔弱雞肥則鳴聲長人將所食羹餘與犬食之
肥肥則可獻於鬼神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兔肥
則目開而視明自牛至兔凡有八物惟牛云一頭而豕
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雞雉爲膳及腊
則不數尹正也割裁方正可祭稟乾也乾魚商度燥溼
得中而祭之脰直也魚鮮則煮熟脰直若餒則敗碎不
直水元酒也清滌言其清潔也酒三酒也酌斟酌也清
酌言清澈可斟酌也穀秣者曰黍秣既軟而相合氣息
又香故曰薺合梁白梁黃梁也稷粟也明白也爾雅云
粢稷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
而言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
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
此經備載其名陳氏祥道曰梁曰薺其者非獨米之芳
烈其其梗亦有香氣也愚謂爾雅肉謂之羹儀禮云羹
定左傳云未嘗君之羹犬肥則肉美而可獻故曰羹獻
黍與稷皆今之小米黍之性黏故曰薺合稷之色白故
曰明粢明潔白也其莖也漢書曰落而爲其梁之莖獨
高大於他穀今俗謂之高梁以其氣息香而莖高大故
曰薺其量幣者言幣之長短廣狹合制度也內宰註引
逸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狝酒曰清酌而士虞記
曰漉酒所傳異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鄭氏曰異死名者爲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
顛墜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
漸也精神漸盡也孔氏曰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
壓然則四海必覩王者登遐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

之餘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餘聲劣於形壓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畢了生平故曰卒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死者漸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孔氏曰死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於柩死事究竟於此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釋文降戶江反又音絳漬辭賜反

鄭氏曰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繼汙而死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其餘更相染漬而死

死寇曰兵

鄭氏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孔氏曰兵者器仗之名呂氏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是也愚謂死寇曰兵言其爲器仗所傷而死異於疾病而死者也此但以爲死之異名至饗祿其後與否則自當論其事之何如未可一概言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

曰皇辟

釋文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夫是妻所取法如

君

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詩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愚謂前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而復言此者記異聞博異語也○自天子死曰崩至此記死者稱謂不同之事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

步釋文上時掌反下同袷音切綏依註音安他果反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視國君彌高綏讀為妥妥視謂上於袷視大夫又彌高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得旁游目五步之中視大夫以上上下游目不得旁孔氏曰執器以心為平故心下為妥妥此視以面為平故妥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愚謂此臣視君尊卑之差也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中衣之交領也古人以裼為常裼則露中衣之交領故視天子者據之以為節視士者得游目旁視五步之內而高下則與大夫同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釋文敖五報反○鄭註傾或為側

鄭氏曰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此解所以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傲慢定十五

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似有憂
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
會於厥憇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欹側也視欹側則似
有姦惡之意也愚謂士相見禮曰若不言立則視足坐
則視膝然則不下於帶蓋言時之視容則然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釋文君命絕句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
所發爲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
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
就展習之也愚謂官謂百官府治事之處玉藻云在官
不俟履是也君命有所爲則大夫士必先肄習其事而
隨其所在相與謀議蓋慮無後時思不出位然後所治
無不精而所謀無不審也

朝言不及犬馬

鄭氏曰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鄭氏曰輟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
達於禮呂氏大臨曰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
慮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
逆人以姦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愚謂在朝當言禮故或
問或對皆當以禮也或曰在朝當言禮凡問禮者當對
以禮亦通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大司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大饗之禮樂略與祭祀相倣祭祀必卜日嫌大饗亦然故特言其不卜由饗人與事神者不同也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彼是以臣饗君故特卜以重其事非常禮也富備也禮數有常既備矣而更饒益之則非禮矣左傳饗以訓恭儉郊特牲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則其不饒富可知也○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皆謂之大饗大饗不問卜饗賓之禮也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牛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愚謂明

堂祭上帝非祭五帝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

委摯而退

釋文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贊同匹依註作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鷩孔氏曰鬯者釀黑秬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此唯云圭不云璧者畧可知也卿羔者鄭註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大夫雁者鄭註宗伯云雁取其候時而行白虎通云雁取飛有行列也士雉者鄭註宗

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牾羔雁生執雉則死持亦取見危致命也匹鷺也野鳴曰鳧家鴨曰鷺鷺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註宗伯云鷺取其不飛遷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成人相授受但奠委其摯於地而退童子之贄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是也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呂氏大臨曰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膳其摯愚謂摯之言致也見於尊者親致之以爲敬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而祭祀之初以鬱鬯降神有似用摯之義故以此配而言焉諸侯摯用玉者所以章德也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此言圭而不及璧者文畧也卿大夫士摯用禽者蓋見於尊者以此致孝養之意而畧以其大小爲尊卑之差大宗伯又有孤執皮帛工商執雞此不言者亦文畧也皮帛者用麋之皮而飾之以帛也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麋執之孤之摯見於此矣麋重不可執故執其皮亦猶雉不可生執而用死之意也雉無飾羔雁飾之以布麋之皮飾之以帛尊者彌文也凡以客禮者授摯以臣禮者奠摯童子於先生不敢自居於賓客故其摯亦奠之蓋事師之敬與事君同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鞬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則宜依舊禮也此舉一

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釋文棋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仕巾反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鄭氏曰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棋榛木名棋枳也有

實今邳邳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孔氏曰婦人無外

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此六物為摯也棋即今之白石李

也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

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

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

身早起肅敬也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棋榛所

用無文愚謂棋榛六物蓋皆饋食之邊實也說見郊婦

人用此為摯亦以致共養之意也蓋羔雁之屬動物陽

也故男子用之棋榛棗栗植物陰也故婦人用之服脯

雖出於牲體然析而乾之則其視全物亦有動靜之異

矣故以此配棋榛棗栗而皆為婦人之摯焉士昏禮婦

見舅用棗栗見姑用服脩而無棋榛左傳女摯不過榛

栗服脩而無棋與棗蓋棋榛棗栗四者隨其人其地之

所有而用之以配服脩也○周禮王於以摯見者皆膳

之男摯用禽女摯用棗栗等物蓋皆以可食之物致於

尊者以為共養而卿大夫士則以大小為尊卑之別男

女則以動靜為陰陽之分制禮之意不過如此先儒謂

皆有所取以為義未免於鑿矣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

灑釋文灑所買反又山寄反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

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八廣子

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

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辭也古者因生以賜姓
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故納女於天子謂之備百姓
周官酒人漿人有女酒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
女於高祖曰願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愚謂士昏禮問
名主人對辭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若天子則
曰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國君則曰備酒漿之數大夫
則曰備埽灑之數也

禮記卷六終

禮記卷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一

別錄屬
通論

鄭氏曰名曰檀弓者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檀
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孔氏曰檀弓作在六國時仲梁
子是六國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愚謂此篇蓋七十
子之弟子所作篇首記檀弓事故以檀弓名篇非因其
善禮著之也篇中多言喪事可以證士喪禮之所未備
而天子諸侯之禮亦畧有考焉然其中多傳聞失實之
言亦不可以不知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釋文公儀

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下同肅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

鄭氏曰檀弓故爲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魯相公儀休此有子服伯子是魯人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公儀仲子魯同姓也愚謂免者鄭註士喪禮謂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喪

禮既小斂自齊衰以下皆免無服而免者惟同姓五世及朋友皆在他邦者耳檀弓於仲子乃不當免者未知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爲非禮之服以非之蓋以子游之弔司寇惠子者推之然記文上言檀弓免焉下言仲子舍孫立子則似檀弓既弔方見仲子立孫而怪之註說亦未知是否也舍其孫而立其子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所以重正統也門右門內之東卿大夫弔位之所在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也檀弓魯之士其弔位在西方東面見仲子之子爲喪主而拜賓怪其非禮故趨就伯子而問之伯邑考早死無後武王自當立耳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殷法也伯子不欲斥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爲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

孰知夫禮之當立孫哉○孔氏曰小斂之前主人有事
在西階下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檀弓之來
當在小斂之前初於西階下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
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卽正
適度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
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著衰而在門
東愚謂疏說非也小斂前無免法檀弓非當免之人而
免卽足以示譏矣不待小斂前著免也士之弔位自在
門西東面不以小斂前後而異也若謂仲子初喪卽正
適度之位故知檀弓弔在小斂前則司寇惠子亦初喪
卽正適度者也何害於子游於旣小斂而行譏弔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
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釋文左右

下音佑今並如
字養以尙反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
謂扶持之方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也致喪
戚容稱其服也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
也心喪戚容如喪父而無服也事親以恩爲制事君以
義爲制事師以恩義之間爲制孔氏曰親有尋常之過
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朱子曰事親者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
者也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
義有不得盡者也事君者方喪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
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方氏慤
曰君親與師相須而成我之身喪之雖各不同所以盡

三年之隆一也愚謂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父子主
恩犯則恐其責善而傷於恩故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
主義隱則恐其阿諛而傷於義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師
者道之所在有教則率有疑則問無所謂隱亦無所謂
犯也就養者近就而奉養之也左右無方言或左或右
而無定所也致極也致喪謂極其哀戚以在喪也會子
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
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後合葬皆同

鄭氏曰季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言合葬非古者自見夷人家墓以爲寢欲文過愚謂言合葬非古

以見不必合葬解已所以夷墓之意又言周公以來有合葬之禮解已今日許之之意皆文過之辭也然古者葬於國北季武子成寢必在國中而乃有杜氏之墓亦事之未必然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今按汚當音滂烏瓜反

釋文喪如字徐悉浪反下放此汚音烏○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非之孔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旣在則子上爲出母有服故門人見其不服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愚謂隆高也污讀爲洿下也道之隆污謂禮之隆殺妻當出則出之是禮宜污而污也出母當服則使其子服之是禮宜隆而隆也言隨時隆殺以合理者惟聖人能之而已則不能也蓋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已嫁者也喪服惟有母嫁而從者之服而無母嫁不從者之服則出母之嫁者其無服可知矣子思於門人之間不欲斥言而但爲遜辭以答之忠厚之道也然其言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則固有微示其意者蓋妻出而未嫁猶有可反之義出而嫁則彼此皆

絕矣以其義絕於其夫也故曰不爲伋也妻以其義并絕於其子也故曰不爲白也母不然以天屬之恩而於禮之宜爲服者強奪之而使不服豈所以處其子哉記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其亦誤矣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釋文頹素黨反頹徒回反頹音懇

鄭氏曰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頹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孔氏曰拜者主人拜賓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而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已先賓後已頹然而順序也頹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知二者是殷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

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慙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愚謂拜者以首加手而拜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蓋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先拜者於禮爲順而先稽顙者於情爲至蓋當時喪拜有此二法而孔子欲從其至者鄭孔以二者爲殷周喪拜之異非也士喪禮雜記每言拜稽顙皆據周禮也則拜而后稽顙非專爲殷法明矣○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先拱兩手至地加首於手又引首至地稽留而後起也二曰頓首如稽首之爲但以首叩地而不稽留也三曰空首加首於手首不至地故曰空首四曰

振動謂長跪而不拜手者蓋凡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以致其變動之意若秦王於范雎跪而請教是也五曰吉拜如頓首爲之而尙右手者也六曰凶拜卽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是也拜而後稽顙者亦如稽首之爲但稽首尙左手稽顙尙右手稽首以首平至於地稽顙但引其顙以觸地也若稽顙而後拜則先以顙觸地而後以首加手爲空首之拜也七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褒拜謂再拜也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頓首空首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其輕重而爲之九曰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吉拜以稽首爲至重頓首次之空首爲輕稽首者臣拜君之法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自敵以上用頓首尊者答卑者之拜則空首若振動則因事爲之非常禮也喪拜以凶拜爲重吉拜爲

輕凶拜惟施於三年自期以下皆吉拜耳婦人吉事皆
肅拜凶拜則稽顙爲重手拜爲輕手拜卽空首也但婦
人之肅拜施於吉事則尙右手稽顙空首施於喪事則
尙左手與男子相反耳肅拜惟婦人有之男子則或肅
而已不肅拜也立而下手曰肅跪而下手曰肅拜介冑
之士不拜而卻至三肅使者故知但肅者不名肅拜也
凡拜皆跪凡再拜者皆跪而一拜興而又跪一拜婦人
有俠拜無再拜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
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
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志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三息
暫反又如字茲胡犬反涕音體

鄭氏曰言旣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
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
也築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
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脩虞事後待封也
門人言所以遲者防墓崩脩之而來孔子不應者以其
非禮也脩猶治也陳氏澔曰孔子父墓在防母卒奉以
合葬識記也爲墳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
一則恐已或忘其處而難尋也愚謂古不脩墓蓋亦喪
事卽遠之意喪服四制曰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示民有
終也言此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始以致違禮而脩墓
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釋文使色吏反醢
音海覆芳服反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啖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王氏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陳氏澠曰覆醢者傷子路之死而不忍食其似也愚謂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哭於中庭於中庭南面而哭也不於阼階下者別於兄弟之喪也凡於異姓之喪而哭之於寢者其位皆如此故鄭氏謂與哭師同陸氏吳氏謂哭以師友之間非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氏曰期而猶哭者非謂立哭位以終期年謂於一歲之內聞朋友之喪或過朋友之墓則哭期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

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釋文極亡並如字極徐紕力反王

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樂如字又音洛○今按極字句絕亡當如字屬下讀孫氏得之

鄭氏曰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忌日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愚謂殯謂斂尸於棺而塗之也言三日三月者謂其時足以治其殯葬之事也誠者盡其心而無所苟信者當於禮而無所違蓋送死大事人子之心之所能自盡者惟在此時苟有幾微之失將有悔之而無可悔者矣喪三年以爲極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亡猶反而亡焉之亡亡則弗之忘者言親雖亡而子之心

則不能忘也春霜秋露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故有終身之憂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故無一朝之患此皆由不忘親故能如此忌日不樂亦終身不忘親之一端也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釋文父音甫慎依註作引羊刃反耶側留反又作鄒曼音萬

鄭氏曰孔子之父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顏氏恥而不告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見者無由怪已殯於五父之衢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韜葬引飾棺以柳翬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陳氏澹曰孔子少孤及顏氏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愚謂野合者謂不備禮而婚耳未足深恥也且野合與葬地事不相涉恥野合而諱葬地豈人情哉孔子成立時當時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即顏氏不告豈不可訪問而得之既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宮其慎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此記所言蓋事理之所必無者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釋文相息亮反

說見曲禮上

喪冠不綏

釋文綏本又作綏同耳佳反

鄭氏曰去飾愚謂冠纓結於頤下而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綏喪冠不綏去飾也五服之冠悉然雜記曰委武元

縞而后黹則大祥冠乃有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窆

釋文即本又作

塋同子栗反又音稷何云冶土為輓四周於棺窆所甲反

鄭氏曰瓦棺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塋燒土冶以周於棺

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塋椁大也言

椁大於棺也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彌文孔氏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有虞氏造瓦棺始不用薪

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夏后瓦棺之外加塋周殷則

梓棺以替瓦棺又以木為椁以替塋周周人更於椁傍

置柳置窆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喪大記註云在

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是以帷荒之內木

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為柳故縫人註云柳

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是帷荒總名為柳愚謂棺外之

材蓋以柳木為之故謂之柳因又以為柳衣之總名也

以其在棺外若牆圍然故又謂之牆古時喪制質畧至

後世而漸備為之棺椁而無使土親膚為之牆窆而使

人勿惡凡以盡人子之心而非徒為觀美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釋文長殤竹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為長

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鄭氏曰畧未成人愚謂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

下殤謂內有瓦棺而外又有塋周也以有虞氏之瓦棺

葬無服之殤則但用瓦棺而已周人葬殤如此則周以

前殤與成人其葬蓋未甚別與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

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戎事乘駟牲用駟

呼營反徐

釋文斂力驗反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翰字又作驪胡旦反又音寒駟音原駟悉

鄭氏曰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
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殷以建丑之月
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馬白色也易曰白馬翰
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駟馬
白腹駟赤類愚謂三代所尚之色不同者蓋欲各為一
代之制以示其不相襲禮也此於所乘特言戎事則非
戎事所乘固有不盡然者矣明堂位曰夏后氏駟馬黑
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
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

也繆幕魯也

釋文齊音咨本亦作齋齋衰之字後皆放此
籛本又作鮮之然反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幕
本又作霐音莫繆音緇徐
又音蕭○鄭註幕或為帟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子喪
父母尊卑同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讀如緇衛諸侯
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孔氏曰有聲之哭無
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哭泣之哀齊是為母斬是為父
父母情同故云齊斬之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
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饘粥之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
故曰自天子達幕者謂覆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
鄭云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是繡幕以覆棺也衛是諸侯之禮以布為幕魯是天
子之禮以緇為幕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帟綬註云在旁
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今謂天子用繆幕祇謂襯

棺幕在畢塗之內者也愚謂凡殯皆帷之有在旁之帷則當有在上之幕矣註以爲覆棺之幕非是下文言加斧於椁上蓋卽喪大記士喪禮所謂夷衾非幕也衛以布爲幕魯以繆爲幕蓋當時禮俗之不同言此者以見禮文之小國俗或有少異正以深明夫上之所言乃其大體之必不可得而變者耳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釋文重直龍反蓋依註音蓋驪本又作麗亦作嬖同力知反弑本又作煞

音試徐云字又作嗣音亦同

鄭氏曰欲殺申生信驪姬之譖蓋皆當爲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

文公傷公之心者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晉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孔氏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鳩於酒寘莖於肉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何以經六日其酒尙好明臨至加毒也大子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與共樂故云傷公之心愚謂何行如之者言負弑君之名無以自立於天下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釋文少詩召反難乃且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鄭氏曰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驪姬之子奚齊圖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申生既告狐突乃雉經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孔氏曰案春秋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陷親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爲恭以其順父事而已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愚謂申生但知父命之宜從而不知其身之可愛可謂人之所難能矣然爲人子者以全君親安宗社爲大而不以阿意曲從爲孝申生苟能入見獻公自白見譖之狀萬一獻公感悟則君全骨肉之恩國泯爭亂之禍其所全者大矣乃以恐傷公之心而不敢自白以姑息愛其親而昧於大義卒使獻公受大惡之名而晉國大亂數世蓋由其天資仁厚而見理不明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釋文莫音暮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

鄭氏曰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孔子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註云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而

遠氣在內而近也愚謂大祥者喪再期而殷祭之名也
 祥吉也喪一期而除要經故其祭謂之小祥再期而除
 衰杖故其祭謂之大祥祥之日鼓素琴未可歌也故魯
 人朝祥莫歌而子路笑之夫子欲寬其責者乃所以深
 慨夫時人之不能為三年喪耳非以魯人為得禮而許
 之也又恐門人不喻其意故於子路出而正言以明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
 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
 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釋文乘繩證反縣音元卷內皆同賁
音奔父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一本無驚字隊直類反綏息佳反誅力軌反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
 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

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圍人掌養馬者白肉
 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其赴敵
 之功以為諡孔氏曰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
 師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
 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
 為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朱子曰誅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辭愚謂末之卜言未嘗卜也凡戰於御右必卜之左
 傳晉卜右慶鄭吉鄭卜御宛射犬吉是也時公子偃自
 雩門竊出公遂從之故於御右不及卜而遽用之公言
 此者蓋欲以寬二人之責而賁父恥其無勇遂赴敵而
 死據記文則死者但賁父耳註乃言二人俱死豈以御
 右同乘則當同死與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
 則誅為諡而設賁父士也不當有諡莊公以其捐軀赴

敵雖無諡而特為之誄故士之有誄自此始○註疏以末之卜為責卜國非也果爾則當舉其名不當稱其姓也又謂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諡亦非也果爾則當言士之有諡自此始不當言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文釋

皖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皖溱也徐又音刮簣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呼音虛吹氣聲也一音况于反革紀力反徐又音極○鄭註皖或為刮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簣謂牀第也說者以皖為刮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也呼虛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言曾子病雖困猶勤於禮孔氏曰爾雅釋器云簣謂之第陳氏澔曰華者采飾之美好皖者節目之平瑩愚謂張子謂簣在上顯露必簞席之屬然簣之為第見於爾雅疑牀之簣連著於枕故并枕亦謂之簣也大夫之簣言此簣華美乃大夫之所用曾子未嘗為大夫則不當寢之言此以諷之也子春止之而童子又言者以其言未達於曾子也以德謂成已之德姑息言苟且以取安也○程子曰曾子易簣要須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必不肯安於此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
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其事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
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
不能矣此是切要處只在毫釐頃刻之間又曰易簣結
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
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之心此是緊要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釋文慨苦愛反廓苦郭反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孔氏曰事盡理屈爲窮親始
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
急之容也殯後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
失而求覓之不得然既葬又漸緩皇皇猶栖栖也親歸

草土孝子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不至也
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
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

自敗於臺始也

釋文邾音朱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

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鬢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

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

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弔

去纚而紒曰鬢孔氏曰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

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以招魂冀其復反若因兵而死

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

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去纚而紒曰鬢案士冠禮

纒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愚謂雜記曰大夫士行而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於軍中者其禮蓋亦如此時邾師死傷者多不能皆以綏復而矢乃軍中之所用故推用綏之義而用之而其後邾人之復皆以矢蓋雖死於家者亦然矣鬢者去韜髮之纒而露髻也小斂之後五服婦人皆鬢既成服則唯齊斬婦人有之時魯人家家有喪故婦人鬢而相弔而其後遂以此爲弔禮之常蓋雖無喪者亦然矣此記二國變禮之由○鄭氏曰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其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疏云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愚謂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命婦自相弔服錫衰其弔於士亦疑衰耳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母從從爾爾母

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釋文縚吐刀反母音無從音總一音崇又

仕江反扈音戶榛側巾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

子兄女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爲飾齊衰

之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餘之總八寸惡笄或用櫛或

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賈氏公彥曰

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

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

斬衰箭笄長尺南宮縚之妻爲姑榛笄亦一尺則大功

以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畧爲一節皆一尺而已愚謂

世本仲孫閱生南宮縚故鄭註以此南宮縚卽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兄孔

子未生時已卒則其女必稍長於孔子而仲孫閱生於昭公十一年至其可昏之年孔子兄女蓋年逾四十矣必無相爲夫婦之理閱與其兄何忌同事孔子然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並無何忌不應獨載閱是孔子所妻家語史記則諸弟子之列者必非閱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釋文禫大感反必利反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尙不復寢加踰也又士虞禮註曰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至二十八日乃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復寢也時人禫後卽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獻子旣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

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日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日作樂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作樂也又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與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日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爲二十五日禫除喪畢鄭以爲二十七日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日大祥十五日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祥禫同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而禫爲間隔一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謂

大祥者編冠是月禫謂是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文
公納幣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
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
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
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三年問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
兩月非喪之正也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卽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故鄭
依而用焉愚謂祥禫之月鄭王二說各有據依而先儒
多是王氏朱子亦以爲然然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
月則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後十日已爲踰
月則孔氏據喪事先遠日謂祥在下旬者確不可易而
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見矣祥後所以有禫者正以大
祥雖除衰杖而餘哀未忘未忍一旦卽吉故再延餘服
以伸其未盡之哀以再期爲正服而以二月爲餘哀此
變除之漸而制禮之意也若祥禫吉祭同在一月則祥
後禫前不過數日初無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間頻行變
除亦覺其急遽而無節矣父在爲母爲妻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準三年
祥禫相去之月數而制之者又何疑於三年之禫哉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
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氏曰祥
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
日雖祥後十日未得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釋文屨音組音祖

鄭氏曰譏其早也既祥白屨無絢

疏云變除禮文

縞冠素紕有

子孔子弟子有若孔氏曰蓋是疑辭傳聞未審故云蓋

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云絲屨以絲

為絢縵純之屬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縵純也縞冠

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玉藻

云元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用綦組為纓則當

以元色為冠若既祥元冠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釋文厭于甲反溺奴狄反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

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三者

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愚謂畏謂被迫脅而恐懼自裁

者厭謂覆厭而死者溺謂川游而死者琴張欲弔宗魯

孔子止之君子之於所弔不敢苟如此三者之死皆非

正命故不弔觀於此則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可知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釋文弗除如字徐治慮反

鄭氏曰行道謂行仁義孔氏曰庾蔚云子路緣姑姊妹

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

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欲申服過期也

愚謂喪服為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則大功子路之姊蓋

已適人者可以除之謂既踰大功之限也子路以已既

寡兄弟而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期故欲

緣報服之義伸其本服也孔子言服行道義之人皆有

不忍其親之意然而不得不除者則以先王制禮而不

敢過焉耳然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非無兄弟或雖有
兄而早卒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
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釋文大音

泰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
教反又音洛首手又反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
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反葬似
禮樂之義仁恩也孔氏曰案五世反葬者五世之外則
親盡也觀經及註則大公之外爲五世案世本大公望
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廯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
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
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元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
獻公山立山死弟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

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
樂樂其所自生者謂先王制樂愛樂已之王業所自生
若舜愛樂其能紹堯之德樂名大韶禹愛樂其治水廣
大中國樂名大夏也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
業本由質而興則制禮尙質王業由文而興則制禮尙
文也禮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
以美之又引古之人遺言云狐死正其首而嚮丘丘是
狐窟穴根本之處死時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今五
世反葬亦有仁恩之心也顧氏炎武曰太公就封於齊
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
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邱喻之亦已謬矣乃
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
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

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塋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趺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殽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愚謂五世蓋謂太公至其元孫哀公也周禮雖有族葬之法然古之天子諸侯皆卽其所國而葬不必皆從其祖宗也文王葬豐武王葬鎬亦可見矣太公爲周太師丁公爲虎賁氏蓋仕於王朝而死而因葬焉者也哀公則被烹死於周而因葬焉者也乙公瘖公無可考使果葬周亦必其死於周耳若死於其國豈有越數千里而以柩往葬者謂五世反葬爲不忘本實附會之說爾又案皇覽呂尙冢在臨淄城南十里與記所言不合史記田和亦諡太公豈皇覽所言者乃和之冢而誤以爲尙與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釋文期音基與音餘嘻許其反又於

其反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尙也嘻悲恨之聲孔氏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

禮記集解卷之七
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愚謂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出母雖服杖期而虞祔練祥之祭皆不在已家直於十三月而除之無所謂練祥禫之祭亦無所謂練祥禫之服也此時伯魚服已除但以哀尚未忘猶有思憶之哭故夫子怪之除之者謂不復哭耳非除服也若服猶未除夫子應怪其服不應聞其哭方怪之也○或謂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為甚遂除之此自父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今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父在為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則祥後禫前內應猶哭夫子何以怪其甚疏說未可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釋文祔音父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祔謂合葬孔氏曰三妃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愚謂記者引舜事以證古無合葬之禮又引季武子之言以明合葬之所自始也○或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紀年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朱子曰孟子所言必有依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釋文爨七亂反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知因曾元之辭易簣而矯之也愚謂凡死皆於適室因即其中雷而浴焉此上下之達即不

知禮者亦不聞有改焉者也會子欲教其子正當示之以禮豈有使之以非禮治其喪耶以易簣章觀之則曾子之卒在於正寢明矣乃移尸而浴於爨室又移尸而反於正寢以斂且殯焉既違喪事即遠之義又將使新死者內外遷徙杌隉不安必非人子之所忍出也若時有君命之弔賓客之襚就爨室而行禮則褻而不敬就正室而行禮則尸與主人皆在他所此皆禮之所必不可者此所記必傳聞之誤○此篇記曾子行禮之失者二浴於爨室襲裘而弔是也言禮之失者二弔於負夏小斂之奠在西方是也此章與負夏章決不可信若襲裘而弔與小斂之奠在西方乃禮文之小失固無害於曾子之賢然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其於禮文曲折之間無不精究而明辨之恐亦不當如此篇之所言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許其口習故也愚謂業謂弦誦之業也誦可也者謂可以誦詩而不可以操琴瑟也蓋大功之喪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其情不能無隆殺故或弦誦並廢或不廢誦說者各據其一偏而言之故不同曲禮曰喪復常讀樂章然則父母之喪除喪乃得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釋文語魚據反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知孰是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愚謂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惟君子全而受之全而歸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不能全其所賦之理則但見其身形之漸滅而已故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者言未至今日猶不敢自信其不爲小人蓋深明夫全受全歸之不易以示申祥使知爲善之不可以一日而怠也與曾子啟手足以示門人同意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釋文奠田練反閣音各與音餘

鄭氏曰不容改新閣度藏食物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愚謂鬼神依於飲食始死卽設奠所以依神也士喪禮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是也餘閣者用閣上所餘脯醢以奠一則以仍其生前之食而不忍遽易一則以用於倉卒之頃而不及別具也

禮記卷七終

運同銜永嘉周作霖栞

禮記卷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二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

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釋文倡昌尙反踊音勇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謂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子思哭嫂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

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愚謂哭而爲位者以親疏敘列爲位以親者一人爲主在阼階下西面而疏者以次而南如士喪禮主人在阼階下衆主人及卿大夫皆在其南是也若不爲位則爲主者一人南面而弔者北面後言曾子北面而弔小記哭朋友者

於門外之右南面是也委曲也哭有服者必爲位時有
哭小功不爲位者曾子非之言此乃委巷小人之禮而
非君子之所行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此謂
在外聞喪而已爲之主者子思哭嫂在家嫂叔無服而
娣姒婦相爲小功故使婦人爲主而倡踊妻之兄弟無
服而妻爲之期若大功故申祥於言思亦爲位而哭而
使其妻爲主而倡踊也凡踊以婦人居間此皆使婦人
倡踊者以其爲爲位之禮之所自起也嫂之喪子爲之
期妻之兄弟子爲之總今乃不使子爲主而使婦人者
蓋以未有子或幼而未能爲主耳記禮者因曾子譏小
功不爲位故引子思申祥之事以證哭必爲位之事○
孔叢子孔氏九世皆一子相承此云子思哭嫂孔疏謂
兄早卒故得有嫂今案孔子弟子原憲燕伋皆字子思
此所稱子思或爲異人未可知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釋文縮所六反縫音

逢又扶用反衡依註音橫

鄭氏曰縮從也今禮制讀衡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
多孔氏曰古者自殷以上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
直縫辟積禱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周也衡橫也周
吉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禱而并橫縫之若
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謂古
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
后能起

釋文漿子良反跂上鼓反

鄭氏曰曾子言此以疾時禮之不如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愚謂此曾子自言其居喪之過禮而子思就其意而申之以明中制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釋文稅徐他外

反

鄭氏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者以已恩怪之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謂但服殘日若如王義限內止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何名追服其義非也愚謂兄弟謂族親也喪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爲三小功先王之制服以其實不以其文

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虛加之而已小功恩輕若日月已過而服之則哀微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曾子篤於恩故疑不稅之非然先王之於禮則以人之可以通行者制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釋文使色吏反乘繩證反四馬曰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知何國人使謂賻贈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孔氏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若遣人重弔彌爲不可故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釋文惡音烏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卽伯高也見如字

皇賢遍反爲爾來者爲于僞反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尙新也哭兄弟於廟父之友於廟門外別親疏也哭師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知於野別輕重也已猶大也哭諸賜氏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凡喪之正主則知生知死而來悉拜之今與伯高相知來者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愚謂惡乎哭者以其恩在深淺之間疑之也哭兄弟父友於廟者恩本於祖父也或於廟或於廟門之外者別親疎也哭師友於寢者恩成於已也或於寢或於寢門之外者別輕重也哭所知於野者恩淺也於寢則已重於野則已疎者不可遽同於師友而又不可泛等於所知也命子貢爲之主者使居寢門外南面之位而拜賓也知伯高而來則勿拜者異於有服之親也哭有服者而爲主則知生知死而來者皆拜之○疏以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爲殷法非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哭兄弟於廟者固周禮然矣奔喪師哭諸廟門之外與此異者蓋恩由父者哭諸廟恩由已者哭諸寢孔子少孤事師不由於父故哭師於寢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以爲薑桂之謂爲記者正曾子所謂草木滋者謂薑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釋文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洙音殊泗音四罪與與音餘離音詈索悉各

反

鄭氏曰明目精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再言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孔氏曰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

似愚謂子夏自言離羣散居無朋友切磋之益故至於有過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初喪親時尙強壯其喪子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愚謂此記所言有無不可知然曾子之盡言以規過子夏之聞義而遽服此則非賢者不能而學者之所當取法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齊側皆反

釋文

鄭氏曰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內謂正寢之中愚謂內外謂正寢室之內外也大故謂有喪喪既小斂主人之位恆在阼階下既殯廬於中門之外致齊與疾恆在正寢室中大故卽喪也孟子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是也君子晝必處外夜必處內所以順陰陽動靜之宜以爲興居之節故事業得其序身體得其養苟反其常則雖不必果有喪疾而固可以問其疾弔其喪矣可不謹哉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孔氏曰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齒露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釋文衰七雷反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

鄭氏曰寧無衰惡其亂禮也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邊偏倚也不以邊坐服勤爲褻喪服孔氏曰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愚謂衰謂五服之衰物謂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沾衰之物不同所以別恩誼之親疏不可得而亂也無衰而禮自若不當物則亂於喪紀而禮亡矣邊坐謂坐不中席也不以邊坐不以服勤皆所以致其嚴敬蓋敬所以攝哀而褻則或忘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釋文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驂七南反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涕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惡烏路反夫音扶

釋文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驂七南反鄉本又作

鄭氏曰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賻助喪用駢馬曰駢子貢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遇見也孔子言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厚宜有重施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氏曰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淵者顏淵之死必當有物與之顏路無厭故卻之耳輔氏廣曰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贈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愚謂館人猶舍人舊時館舍之人也凡賻以錢財爲常其重者乃用車馬館人誼疏故子貢以說驂爲重而怪之一與壹同遇於一哀言已入弔時遇主人之專一而致其哀也蓋主人之於弔賓恩深者其哀恆切今主人爲孔子而致哀是以厚恩待孔子也孔子感之而爲之出涕是又以厚恩

答之也情必資物以表之若無以賻之則疑於情之不足而鄉者之涕幾於虛僞而無所自出矣說驂以賻者客行無他物可賻故也○孔氏曰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旣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愚謂詩大明詠武王而曰駟騶彭彭車攻詠宣王而曰四牡龐龐此天子駕四也采菽言載驂載駟此諸侯駕四也節南山言四牡項領此大夫駕四也惟士則駕二故士喪禮下篇公賙元纁束馬兩又家語昭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時孔子未爲大夫也書言朽索馭六馬詩言良馬五之良馬六之不過極言其多耳非實有一乘駕六馬之法也王度記之言不可據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釋文識式志反又音式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愚謂其往也如慕者孝子以親往葬於墓欲從之而不能如嬰兒之思慕其親而啼泣也其反也如疑者既葬迎精而反不知神之來否故遲疑而不欲遽還也虞祭名葬反日中而虞子貢恐反遲則虞祭或違於禮而不知祭祀者禮之文而哀戚者乃禮之本也夫子言已未能行自抑以深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釋文饋其位反

鄭氏曰彈琴以散哀也愚謂夫子為顏子子路皆如喪

子而無服而其於顏子之死哀痛尤深蓋心喪之如長子自祥以前皆廢樂也父母之喪三年不為樂而祥之日鼓素琴夫子為顏子心喪廢樂故彈琴而後食祥肉蓋以此為釋心喪之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

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釋文拱恭勇反

嗜市志反

鄭氏曰二三子亦皆尚右倣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愚謂凡拜男尚左手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尚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尚右凶事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類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

殆將病也

釋文蚤音早世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道遙類徒回反委本又作萎同紆危反放方兩反

○謝氏枋得云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按注疏並不解此句殆後人所增耳

鄭氏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泰山

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

也詩曰無木不萎孔氏曰杖以扶身恆在前而用今反

手卻後曳之示不復杖也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莊今

乃消搖放散以自寬縱皆示若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

之意狀放依也愚謂門謂寢門也當戶而坐鄉明也君

子之居恆當戶夫子自知其病而將死故其見於歌者

如此而子貢聞而知其意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

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釋文阼才故反夾本又作俠古洽反

鄭氏曰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

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

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用我以為人

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陳氏澔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孔子

以殷人而享殷禮故自知將死由今觀之萬世王祀亦

其應矣愚謂東階主人之階也夏人以新死未異於生

故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主人之位也西階賓客之階

也周人以死者與生不同而鬼神之位在西故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在賓客之處也兩楹之間謂戶牖之間南

面之位其東西直兩楹之中間也堂上之位以此爲最尊殷人以鬼神應居尊位故殯於兩楹之間而賓主之位夾其兩旁也奠定也坐奠猶言安坐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其正坐在兩楹之間大夫雖有私朝其聽政不敢南面避人君也夫子自言夢坐安於兩楹之間而明王不與天下無尊我以爲君者則非南面聽治之象而必爲殷家喪殯之兆矣故以此自卜其將死也鄭氏謂奠爲饋奠非也士喪禮大斂奠在室是殯所無設奠之法也又士喪禮小斂卒斂男女奉尸俛于堂而小斂奠設於尸東若奠爲喪奠則夫子何不言小斂俛尸而乃以殷家之殯爲言乎况人君於路寢聽政其飲食初不在此尤不得以奠爲饋食也○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周

旋中禮者似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泰山梁木爲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愚謂夫子自知其將死而見之於歌非所謂自悲其死也夫子嘗自言天生德於予又曰斯文在茲則泰山梁木之擬亦無足疑占夢而知其將死是卽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管輅郭璞之流耶惟負手曳杖非周旋中禮之容誠有如吳氏所言者其或記者之失與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鄭氏曰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孔氏曰依禮

喪師無服門人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同故疑所服知
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下云孔子之喪二三
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
同但經出與不出有異則喪師與朋友同也為師及朋
友皆既葬除之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
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
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
豈可一概制服愚謂喪服記云朋友麻蓋弔服以葛為
經朋友則用麻為之也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大
夫相為亦然錫衰大夫相弔之服也大夫相為亦朋友
之義而用其弔服以居則謂為朋友弔服加麻者信矣
士之弔服素冠而疑衰素裳弔服之經在五服之外當
又小於總麻之經其亦以五分去一為之差與舊說謂

朋友相為服總之經帶無所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殷
也綢練設旒夏也

釋文置知吏反披彼義反綢吐乃反徐直雷反旒直小反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牆
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娶以布衣木如禭與披柩行夾引
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
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旌旗曰
素錦綢杠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孔氏曰孔
子之葬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
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娶恐
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
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
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尊崇

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卽柳也外有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爲禰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旣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壇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愚謂葬之有飾所以表識人之爵行故謂之志孔子之喪使公西赤爲志者以其習於禮樂之事也崇崇牙也樂虞有崇牙以縣鐘磬之絃此則刻於旗杠之首以注旄者與○孔氏曰案旣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旣夕禮乘車載壇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

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厥車之旌厥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卽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旣有乘車載壇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卽有厥旌亦有三旌也愚謂士惟一旗故乘車載壇若天子有五路葬時皆用爲魂車則每路各建其旗又遣車九乘車各有旌并銘旌當有十五旌也若諸侯則同姓自金路以下又遣車七乘并銘旌爲十二旌異姓自象路以下并遣車之旌及銘旌爲十一旌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釋文褚張呂反幕音莫蟻魚綺反又作蛾

鄭氏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
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蚘蚘也殷之蟻結似今蛇
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
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
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
之又於褚之四角畫蚘蚘之形交結往來不牆不翣用
殷禮也夫子聖人弟子尊之兼用三代之禮今公明儀
雖尊其師祇用殷禮而已愚謂周禮人君大夫士之葬
皆有牆翣上章云飾棺牆置翣周也是也其自大夫以
上又有褚其形如幄上下四周以素錦爲之今公明儀
於子張之葬不置牆翣但用丹布爲褚覆於棺上而不
四周而畫蚘蚘於褚之四角此乃殷之士禮故曰殷士
也然則殷自大夫以上其褚蓋亦四周而用錦帛之屬

與孔子兼習三代之禮而七十子之徒亦學焉故公明
儀用殷禮以葬其師蓋亦崇儉尙質之意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

釋文苦始占反枕之鳩反朝直遙反使
色吏反從如字徐才用反陪步回反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
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言雖適市朝不釋兵
也昆弟之仇銜君命不鬪爲負而廢君命也魁猶首也
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
孔氏曰不反兵而鬪者恆執殺之備雖在市朝不待反
還取兵卽當鬪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此

得持兵入朝者案闈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內案大詢衆庶在臯門外說見玉藻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云父母之仇不反兵者父母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昆弟之讎不反兵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恆執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鬪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愚謂寢苦者恆以喪禮自處也枕干者報仇之器不離於身也不仕者父仇未報故無心於仕宦且爲有君事則於報仇或妨也弗與共天下卽不與共戴天之意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者兵器不離身遇之卽鬪不待反而取兵也昆弟有仇猶可以仕但不與仇人同國

耳銜君命則遇之不鬪不以私仇廢公事也若非銜君命亦不反兵而鬪矣周禮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曲禮言朋友之讎不同國此言從父兄弟之讎不爲魁者曲禮據死者無子無親於已者此自有主人故但助之而已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釋文經大結反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大夫相爲亦然司服總衰錫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爲卿大夫及大夫相爲皆錫衰則亦當有經是弔服加經者出與居皆服之朋友相爲亦宜然今七十子相爲出乃不服者蓋以孔子之喪既經而出故於朋友之服微殺之以示其不敢同於師之意蓋酌乎禮之宜而變之

也

易墓非古也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愚謂墓以藏體魄無所事於易也即古不修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陳氏澹曰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戚寧儉之意愚謂禮有餘謂財物之繁多儀節之詳盡也喪祭之禮固有一定然第務於

禮而哀敬不足以稱之則見為有餘矣此於禮之未雖舉而其本則有所未盡也若哀敬有餘而於儀物或有所未盡此雖未足以言備禮而其本則已得矣行禮固以本末兼盡者為至若就其偏者而較其得失則又以其得其本者為貴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釋文填池依註音奠徹盧王並如字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餘夫音扶

同下

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榮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既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

也且未定之辭孔氏曰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
并自西階正棺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
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
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棺載於階間降下遷祖之奠
設於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棺設披屬引徹去遷祖
之奠還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乃設祖奠至厥明徹祖奠設遣奠然後徹之苞牲取下
體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之弔在
祖之明日徹祖奠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
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日旦婦
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禮遣車疑當作遣奠愚謂此章之義
難曉而註疏之說如此然既設遣奠則葬日也葬日必
卜而弔事俄頃可畢豈必還柩反宿以違其素卜之期

乎疑所謂既祖者謂葬前一夕還車爲行始之後而非
祖之明日也奠謂祖奠徹之者因推柩而辟之也降婦
人者婦人辟推柩故升堂柩既反而復降立於兩階間
之東也行禮曾子行弔禮也必降婦人而後行禮者以
既祖之後婦人之位本在堂下非爲欲矜賓於婦人也
柩反而日反宿者曾子既弔之後主人不欲頻動柩車
至明日乃始還車嚮外而行遣奠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釋文飯煩晚
斂力驗反禮家凡大斂
小斂之字皆同不重出

飯以米貝實尸口中也小斂大斂皆以衣斂尸衣少曰
小斂衣多曰大斂殯斂於棺而塗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卽就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諸子游而子游告之如此則反柩非禮明矣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言出祖之事勝於已也○下篇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命引之三步則止則柩於將葬雖君弔不爲反也此乃爲曾子而反柩殊爲可疑且反柩之失曾子豈有不知註疏謂曾子心知其非而給說以答從者則尤非曾子之所出也然則此事蓋亦傳聞而失其實者與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

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釋文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袒徒旱反括古活反

夫夫猶言是人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括髮去纒而約其髮以麻也始死主人筭纒深衣至小斂乃袒括髮始

變服也帶經服弔服之葛帶經也出而帶經者死者之寢門外蓋張次以爲弔者之所止息而其經帶亦饌焉故出而取服之也凡弔者主人未變則吉服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裼而露其中衣主人旣變則襲而加經帶其冠與衣猶是也主人旣成服則服弔衰○喪服記朋友麻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此二者之麻皆弔服也而特言麻可以見凡弔經之非麻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爲其妻練冠葛經帶以麻對葛而言可以見喪服記朋友麻及奔喪所言之麻皆對葛而言麻矣士虞禮祝免澡葛經帶祝乃公有司其所服固弔服也而葛經帶則弔服之經帶於此可見矣士爲朋友麻若弔於未成服則亦葛經帶蓋未成服則弔者猶元冠麻不加於采也又註謂子游所弔

者朋友疏謂弔服惟有經朋友乃加帶非也子游所弔不言其爲何人安知其爲朋友乎喪大記弔者加武帶經則凡弔者皆帶經備有不獨朋友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釋文見賢遍反予羊汝反和音禾或胡卧反忘音亡

除喪既祥也和調弦也子夏哀未盡而能自節子張哀已盡而能自勉所謂俯而就之跂而及之也○孔氏曰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子夏居喪無異聞而閔子騫至孝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愚謂子張務外而子夏誠篤則其居親之喪

其哀之至與不至固當異矣曾子謂子夏喪親未有聞特謂未聞其喪明耳未可據此而疑其喪親之不能盡哀也此與家語詩傳所言未知孰是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於僞反適丁歷反

釋文彌亡卑反牟莫侯反爲之

鄭氏曰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子游名習禮子游曰禮文子亦以爲當然

未覺其所譏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虎適子名文子覺所譏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愚謂麻衰用吉布十五升爲弔服而又以爲胸前之衰也士弔服疑衰麻衰視疑衰爲輕朋友麻其非朋友弔服用葛經而已子游以惠子廢適立庶故特爲輕衰重經以譏之文子言子游但與其弟游而已其恩未至於朋友而乃爲服朋友之麻經故以其重而辭之反哭者反其位而哭也子游於司寇氏爲異國之士位在西方東面士喪禮士西方東面是也大夫諸臣之位蓋門東北面東上與趨而就諸臣之位變位以深譏之復位謂復其爲喪主之位也趨而就客位者所譏已行而復其正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

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釋文涕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亡音無中竹仲反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中禮之變愚謂除喪蓋禫除吉祭之後新主已遷於廟故就廟而受弔也深衣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其服在吉凶之間練冠小祥之冠也時文氏喪服已除吉服又不可以受弔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彼凶中受吉禮此吉中受凶禮故放其服而畧變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故但垂涕洟以致其哀而已庶幾近也言其近於禮也蓋除喪受弔乃禮之所未有文子之子處禮之變酌乎情文之宜而行之而能不失乎禮意故子游善之案士喪禮君使人弔祔主人迎於寢門外若異國君之使其敬之當與

已君之使同此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君之命與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釋文冠古亂反

孔氏曰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生三月而加名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尙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周則死後別立諡案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直稱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上曲禮疏引含文嘉與此同據白虎通稱當作積蓋伯仲叔季之稱惟四其昆弟多者質家則積於仲文家則積於叔也周代是文

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末者稱聃季也賈氏公彥曰檀弓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稱伯仲之時兼字而言若孔子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而稱之曰仲尼是也愚謂五十以伯仲賈孔之說不同蓋賈氏爲是冠時字之雖已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而其後稱之則但曰某甫至五十而後稱曰伯某也特牲禮稱其祖曰皇祖某甫少牢禮則曰皇祖伯某是伯某之稱尊於某甫可知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所以表哀戚陳氏澹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敖氏繼公曰凡喪服衰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惟首經則不然蓋古者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

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云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釋文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雷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躡良輒反

鄭氏曰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宗躡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孔氏曰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者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不可著履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履也宗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告行神車躡壇上而出使道中

安穩今柩行毀宗而出仍得躡此行壇如生時也殷道謂殷禮也周浴用盤承浴汁不掘中雷綴足用燕几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愚謂坊記曰浴於中雷是周人浴亦在中雷但不掘耳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釋文鬻本又作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具謂葬之器用何以言無其財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不粥人之母以葬其母忠恕也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陳氏澔曰欲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

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愚謂子
柳孔子弟子顏幸下篇所稱顏柳是也子碩子柳之弟
具謂葬之器用明器柳娶之屬也何以者言貧無以為
葬具欲稱家之有無而從其儉也君子愛其親以及人
之親粥人母以葬其母非仁也家於喪謂因喪以為利
非義也賻布所以送死兄弟之貧者亦死者之所矜故
以賻布之餘班之緣死者之意以廣其恩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大夫死眾謀
人之軍師而至於敗則喪師辱國而其義不可以獨生
矣春秋晉楚之大夫若成得臣荀林父等皆以軍敗請
死蓋此義也亡去國也大夫去國離宗廟去邦族其禍
等於失國其哀放於居喪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以見

危人之國者亦不敢自保其家亦國亡與亡之義也陳
氏祥道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
輕邦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
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用反又如字樂音洛下同一讀下
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釋文蘧本又作
據其魚反從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
名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愚謂伯玉以文子欲奪
人之地以為葬地故言吾子若樂此則瑗請前行以去
示不欲聞其謀也觀於此則公明賈謂公叔文子時然
後言義然後取豈其然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
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釋文弁皮彥反
孺而註反傳直

反專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難繼失禮中也孔氏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叔孫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仲尼者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愚謂上云出戶者舉尸者出戶也下云出戶者武叔出戶也始死笄纒至小斂乃加素冠蓋殯斂者喪之大節故不敢以不冠臨之笄纒者所以為變冠者所以為敬也士喪禮小斂卒斂馮

尸之後主人至東房袒括髮乃反於室而男女奉尸以俛於堂今武叔袒括髮於舉尸出戶之後失禮一也尸既出戶乃出戶而袒則主人不與於奉尸失禮二也袒括髮既後故不復至東房遂於出戶為之失禮三也言投其冠括髮以見其恩遽失節之甚子游曰知禮者反言以譏之也○雜記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氏云環絰一股而環之小斂時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而加此絰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小斂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今以武叔投冠觀之可以見小斂前之有冠又可以見大夫士小斂之同素冠也喪大記言人君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殯弁絰則已喪可知可以見大夫以上喪服之有弁又可以見大夫以上至大斂乃弁絰

而未大斂以前猶素冠也至雜記所言小斂環經及喪大記所言大斂之弁經皆謂大鬲之苴經而註疏乃以

弔服之環經弁經混之則誤甚矣說各見本篇

釋文卜依註音僕師長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誤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鄭氏曰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爲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愚謂周書王會解卜人王氏應麟補注引太平御覽謂卜人卽濮人蓋卜僕濮古字皆通用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小師正者其長而師者其貳也此於僕人射人

皆言師者言不但以其正而并以其師也君薨以是舉謂始死遷尸於牖下也襲斂遷尸皆喪祝之屬而始死以僕人射人者未復之先猶未忍遽變於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

爨

釋文從才用反天人音扶爲于僞反總音思

張子曰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爲二人者服也吳氏澄曰禮爲從母小功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總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夫之甥與舅之妻也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

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愚謂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避文繁也若以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而言則當云妻之兄弟之妻夫之姊妹之夫不當從其甥立文也且此二人者若相與同爨則瀆亂無別甚矣其可訓乎○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亂雜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愚謂母黨妻黨之服皆從服也從妻而服者視妻降三等妻爲父母期夫從服總自餘妻之所爲大功者降三等則無服矣從母而服者視母降二等外祖父母母爲之服期已

從服小功舅及舅之子母爲之大功子從服總惟從母母服大功子從服小功僅降一等喪服傳所謂以名加者也自餘母所爲小功者降二等則無服矣母爲世叔父母服大功已降二等應服總而不服者蓋至親以期斷世叔父母之服乃加服也而外親既遠據本服而遞降之則亦無服矣從母之夫母之所不服也舅之妻母爲之報服小功者也二者皆無可從者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

猶爾

釋文縱依註音摠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鄭氏曰縱讀爲總領之總縱縱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躡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舒疾之中愚謂喪事固欲其疾然

不可以過於急而陵節陵節則不足於禮之文而野矣
吉事固欲其舒然不可以過於緩而怠怠則不足於敬
之實而小人矣得舒疾之中者惟君子能之由其內盡
乎哀敬之實而外適乎節文之宜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日二日可爲
謂絞給衾冒孔氏曰喪事棺則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
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
日修惟絞給衾冒死而後制是也陳氏澠曰嫌不以久
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
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釋文

萬反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嫌姑姊妹之薄欲其一心於
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孔氏曰喪服是儀禮
正經記者錄喪服中三事釋之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
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愚謂兄弟之
子爲世叔父期而世叔父乃旁尊不足以加尊故如其
爲已之服以報之猶子謂與已子同也兄弟一體服其
子同於已子引而進之所以篤親親之恩也妻爲夫之
昆弟姊妹皆應從服者也然爲夫姊妹服小功而姊妹
亦報服至夫之昆弟則不從夫而服夫之昆弟亦不報
推而遠之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姑姊妹之薄謂姑姊妹
之適人者由期而降爲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受
姑姊妹於我爲之服齊衰杖期與父在爲母同情篤於
夫家則恩殺於本宗此姑姊妹之所以出而降也○吳

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服之人哉雖曰無服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俟父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推而遠之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也愚謂喪服記曰朋友麻鄭氏謂弔服加麻奔喪禮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則嫂叔相爲弔服加麻禮有明據矣嫂叔雖不制服而哭則爲位又弔服加麻則固非翹然同於無服之人也然吳氏謂俟父母妻子之服除而後吉服則父母妻子之爲嫂或期或大功或小功將以何爲之斷限乎且若從其重者則爲昆弟服期而欲嫂叔相爲心喪亦皆俟其子之期服除而後復常則情雖甚厚而揆

諸制服之義亦已失其差矣凡弔服加麻者既葬除之竊謂嫂叔相爲弔服加麻心喪三月卒哭而除視娣姒婦之相爲小功者而差降焉此固先王之禮也若魏徵謂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又有不可以常禮概者故韓愈少鞠於嫂爲之服期此亦禮之以義起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二字

朱子曰哀有喪不能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將出哭於巷者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愚謂徒曾子之徒也聘禮聘君若薨於後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

則哭於巷時曾子之徒蓋亦以赴者未至故欲出哭於
巷曾子令反於其舍者以其徒在曾子之家與聘賓在
主國之禮異也士喪禮弔賓西面於主人衆主人之南
此乃北面而弔焉蓋弔於不爲位者之禮也奔喪禮曰
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若聞喪卽奔則不爲位矣哭而
不爲位則哭者南面弔者北面

禮記卷八終

邑後學項傳海原
平陽後學陳安瀾補

溫州府

溫州府海山館